



王巨成
暖心成长小说

在歌声中长大

王巨成 著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王巨成
暖心成长小说

在歌声中长大

王巨成
著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巨成暖心成长小说：在歌声中长大 / 王巨成著.
—济南：明天出版社，2018.4（2018.6 重印）
ISBN 978-7-5332-9687-2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3122 号

Wang Jucheng Nuanxin Chengzhang Xiaoshuo

王巨成暖心成长小说

Zai Gesheng Zhong Zhangda

在歌声中长大

王巨成 著

出 版 人 傅大伟

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明天出版社

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万寿路 19 号 邮编：250003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规 格 155 毫米 × 210 毫米 32 开 140 千字 4 插页

印 张 8

印 数 10001-30000

I S B N 978-7-5332-9687-2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531-82098710

陈五一

陈三阳的发小。
性格张扬、内心善良，
是个大大咧咧的小女孩，
总爱黏着陈三阳。

陈三阳

陈春江收养的儿子。
一个白白净净又善良懂事的男孩。
他就像星星之火，
点燃了陈春江对生活未来的希望。

花花

一只会『笑』的羊。
陪伴陈三阳的成长，
是三阳记忆深处的美好回忆。



陈春江

陈三阳的爸爸。
原是村里的『无赖』，
意外收养了被人遗弃的陈三阳。
用深沉的父爱
照亮了陈三阳的一生。

陈春兰

陈春江的妹妹。
无微不至，竭尽全力
帮助哥哥抚养陈三阳。
一个善良朴实
总能给陈春江父子
带来温暖的人。









上
篇

你就是我的儿子

凌晨三点多钟，陈庄的人被一连串的声音惊醒了。

那声音先是急促的咚咚脚步声，就在村街上，同时还伴着焦急的呼喊声：“花花，花花——”

那是陈春江的声音。

还有一个孩子的声音，他也喊着“花花”，可能因为哭着，使得别人听上去好像是在叫“妈妈”一样。

这种情况下，陈庄的狗肯定不会沉默，它们如临大敌，吠叫不止，连附近村子里的狗也遥相呼应地叫起来。

一准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了。

于是，村子里的灯亮了起来，门响了起来，手电的灯光在门口飞来飞去，像是一把长长的刀子，把黑夜切割成无数块。

门口还探出一颗颗脑袋，相互打听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
黑暗中有声音回应道：“陈春江的那只叫花花的羊不见了，陈春江正找羊呢。”

“找羊就找羊，闹这么大动静干什么？天亮找也不迟呀！”有人说，语气中流露出一些被搅了美梦的不满。

又有人说：“要不，我们帮着去找一找？”

乡里乡亲的，该帮忙的时候，还是要帮一帮的。于是，有人打着手电去帮陈春江找羊去了。

这时村里又有了叫喊声，像是被人掐着脖子一样，是女人的喊叫：“我家的鸡呀，我家的鸡呀——”

怎么？鸡也不见了？

羊在夜里有走失的可能，鸡肯定不会，那只能说有贼进村了。那些走出门的人又返回家，他们一方面要看看自家的鸡，另一方面要带上锄头之类的家伙，防止贼出村。

“我家的鸡也不见了呀！”又一个女人的声音飞到村街上空。

真的是贼进村了。

陈庄的人几乎都起来了，男人、孩子以及村里的狗没头没脑地在村里乱跑，女人则站在自家门前紧张不安地张望着。

大家很快知道了下面的事情：

陈春江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贼把他家的羊偷了。

这个梦把陈春江吓醒了，醒来了他就起床到外面看看羊。谁知，羊真的不见了。羊不可能自己跑了，这是一只有灵性的羊，即使不用绳子拴它，它也不会连招呼不打就不辞而别的。再说，陈春江和

陈三阳都把这只羊当成他们家庭中的一员，他们疼它，他们爱它，还给它取名叫花花，它有什么理由会在深夜自己跑了呢？

拴羊的绳子齐刷刷地断了，那是用锋利的器物割断的。

与花花同时不见的，还有家里的六只母鸡。

除了陈春江家的花花和六只母鸡不见了，村里还有三户人家的鸡不见了，作案的手段都是一样，撬开鸡窝的门，把鸡一只不留地掏走了。

许多人都认为贼带着那么多的赃物，不可能跑远，他们就沿村出口的方向，分头去追。陈春江也跟着去追了。

陈三阳还在哭，哭得那么伤心。

陈五一对陈三阳说：“羊又不是你亲妈，哭得这么难过干什么？说不定你爸马上就替你花花找回来了。要是找不到，明天要你爸爸再买一只回来就是了，顺便再买几只鸡回来。”

陈五一家什么也没有被贼偷去，她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“我不要你管！”陈三阳生气地说，他那已经止住的眼泪又稀里哗啦地流下来了。他这么伤心，陈五一还说这种不咸不淡的话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

“我就要管！”陈五一说，“我就不喜欢你哭！”

“我就要哭！”

.....

别人没有心情理会两个小孩斗嘴。想想真是后怕，一个贼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村了，偷走了陈春江当宝贝一样疼的羊，还偷了五十

多只鸡，那都是生蛋的母鸡呀。要不是陈春江起来找羊，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家被偷？

白天，村里来过一个收破烂的。那个收破烂的是不是就是贼？是不是白天以收破烂为幌子，踩好了点，到了深夜就下手了？

有这种可能。

不过，也有人在心里怀疑陈春江是贼喊捉贼，但也只是在心里怀疑了一下而已。

陈春江早已不是过去的陈春江了，这是所有陈庄人有目共睹的。如果真是陈春江贼喊捉贼，那么陈春江会把羊弄到哪儿去呢？是卖了吗？就是他想卖的话，他的儿子陈三阳也不会答应。

陈三阳要星星，陈春江不会给月亮。

“这可恶的小偷，偷什么不好，偏偏偷我干儿子的羊！他不得好死……”马翠红骂起来，手落到陈三阳的头上，“干儿子，你别哭了，你要再哭，干妈也想哭了……”

陈五一立刻把矛头转向马翠红：“姨娘，你还想哭哇？真没羞！”

“小兔崽子，没大没小了是不是？”马翠红举起手，朝陈五一走过去。

陈五一像兔子一样跑了。

“五一，你不能欺负三阳，我跟你妈说好了，等你长大了，就让你给三阳做媳妇！”马翠红真真假假地说。

陈五一马上说：“我才不给陈三阳做媳妇！”

陈三阳回敬了一句：“我才不要你做媳妇！”

陈庄的孩子暂时忘记了花花，他们冲陈三阳和陈五一幸灾乐祸地嗷嗷叫。

陈五一去追那些乱吼乱叫的孩子了。那些孩子当然不愿意被陈五一追着，于是就在人群里穿梭，狗也跟着凑热闹。

陈庄严肃的气氛被孩子们的欢闹声冲淡了许多。

这时，找贼的人陆续回来了，陈春江是最后回来的。陈春江说，他在村外的大水库涵洞里发现一摊稻草，而稻草上面明显有人睡过的痕迹。那个睡过涵洞的人很可能就是贼。

陈三阳满以为能看见爸爸找回来那只叫花花的羊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爸爸是了不起的人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了。可是，爸爸竟然空着手回来了。

陈三阳又哇哇大哭起来。

在陈三阳悲伤的哭声里，天亮了。

马翠红的眼泪也终于落下来了。

确定花花真的被贼偷了之后，陈庄的孩子也感到难过了，他们难过的是没有了花花，他们等着盼着的羊毛织的围脖和羊毛做的鞋垫也没了。

这可是陈三阳答应了的呀。

只有陈五一没心没肺，她拍着手，近乎唱起来地喊：“爱哭佬，爱哭佬，三阳是个爱哭佬。爱哭佬，吃不饱，穷得只能卖灯草。爱哭佬，卖灯草，卖到河边狗狗咬……”

陈三阳已经没有心思理会陈五一了。跟那只羊被偷了比起来，陈五一的欺负算什么，他只想要花花。

“我要花花，我要花花……”

“爸爸一定给你再买一只羊！”陈春江咬牙说。

再买一只羊，它就能成为花花吗？能成为会笑的花花吗？能成为会说话的花花吗？是的，那只羊除了能产奶，还会笑、会说话，而且只有陈三阳和陈春江能看出来它会笑，只有他们父子俩能听懂它说的话。

那是一只羊，但又不是羊！

该死的贼，已经把六只母鸡偷去了，还偷花花干什么？就不能发发善心把花花留下来？村里的老人这样想。

其实，那六只母鸡对这对父子来说，也很重要。

“赶快报警，要警察来！”有人说。

“对呀，给三阳干爸打电话，现在就打！”许多人说。这个时候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报警，或许警察能抓住贼。

声音落下，陈春江急忙把电话打到陈三阳的干爸那里。陈三阳的干爸是镇上派出所的姚警察。

不久，姚警察骑着摩托车赶到了陈庄，他查看了现场、拍了照片，然后打了一通电话。他的电话是打给附近镇子上的派出所的，想要他们帮着找偷鸡偷羊的贼。

姚警察满怀信心地对陈三阳说：“三阳，你放心，干爸一准能帮你找到花花！”

陈三阳终于露出了一点点笑容。

可惜，姚警察后来得到的消息是，在一个叫三岔镇的地方，一家饭店刚收了一只奶羊，羊已经被剥了皮。根据那边警察的描述，那应该就是花花。那个警察还问姚警察：“羊皮还要不要？”

姚警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春江，他担心陈三阳知道了会受不了。他只是说，没有找到花花，也没有找到那些鸡，陈庄的人报警迟了，让他错过了破案的最佳时机。

“再给三阳买一只羊吧！”姚警察最后说。

陈三阳真正记事就从养花花开始。养花花之前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从陈庄人的嘴巴里听来的，从爸爸那里听来的，从姑姑陈春兰那里听来的。



厕所里的小人儿

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农历六月初一。

陈三阳出现在龙河镇的厕所之前，并不叫陈三阳。不但不叫陈三阳，连他到底来自哪里，爸爸妈妈是谁，是在哪一天出生的，都没有任何人知道。

为什么要把陈三阳丢在厕所里？同样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

龙河镇是古镇，得名源自一条河，那条河就叫龙河。传说有一天，一条青龙从天空飞过，恰逢雷雨交加。这条青龙不幸被雷电击伤，落到地上，于是青龙就在地上奋力地游呀，游呀，游了七七四十九天，终于游到了大海里。在青龙游过的地方，留下了一条深深的河流。这条清凌凌的河水，滋养了两岸的树木、庄稼以及周边一代又一代的乡下人，后来人们就把这条河叫作“龙河”。

龙河镇是南北走向的，向南可以去南京，向北可以去扬州。

镇子的公共厕所在一条横穿镇子的马路边，紧挨着镇子的卫生院。这一天，是乡下赶集的日子。

平常镇子比较空旷，空旷得有一些冷清，也有一些萧条，只有在赶集的日子才最热闹。那时候，几乎所有的乡下人都会来镇子，他们一个个穿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一脸的喜气洋洋。他们在挨挨挤挤的人群里悠闲地张望着。在张望中，不知不觉地把该卖的农副产品卖了出去，把该买回家的生活日用品拎在了手上。

街上有许多的声音：熟人见面的招呼声，大人呼喊孩子的声音，小商小贩的吆喝声，车子无法通行司机拼命按的喇叭声……

在这些声音里，突然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声音，是一个女人发出来的，在厕所的门口。

“厕所里有一个孩子，厕所里有一个孩子呀——”女人在使劲挥舞着手，似乎手上粘了一样东西，她正要努力地甩掉。

女人五十多岁，头发却一片漆黑，一看就知道是在镇上的理发店新染的，而且还烫了个“大波浪”。

起初行人没有在意，只是事不关己地看看喊叫的“大波浪”，他们以为是一个孩子与大人走散了。

“大波浪”再一次进了厕所，很快她又出来了。这一次她的双手托着一样东西，那是用一件衣服随便包裹着的东西。

有人将脑袋好奇地凑了过去……

原来包裹着的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，一张小脸皱巴巴的，还微微泛着青紫色，眼睛闭着。孩子发出小猫一样嘤嘤